

大

平

光

代

著

活下去

宋再新译



XXIAOPI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活下去/ (日) 大平光代著; 宋再新译.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0.7

ISBN 7-5329-1810-6

I. 活… II. ①大… ②宋… III. 纪实文学-日本-现代
IV. I31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0641 号
图字: 15-00-029

Copyright © 2000 Mitsuyo Ohir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2000 by Kodansha Ltd., Tokyo, Japa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Edition Copyright ©2000 Shandong
Publishing House of Literature and Art, China.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Kodansha Ltd.

©2000 年 大平光代

版权所有。

株式会社讲谈社 2000 年在日本首次出版。

中文简体字版版权©2000 年山东文艺出版社。

由日本株式会社讲谈社授权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5 插页 117 千字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12.00 元

六个月时在外婆家



八个月时在自己家和妈妈合影



和爸爸在城崎温泉



四岁在城崎温泉和外婆



小学二年级，和爸爸妈妈一起到
白滨温泉。

五岁和妈妈



小学四年级，一家到九州的别府温泉旅行。



小学六年级，在钢琴演奏会上。



变坏后，浓妆艳抹、穿着时髦。

1965年10月18日，父西村隆治、母西村静子为独生女取名光代。

命名
父 西村隆治
母 西村静子
長女
光代

右邊名は光代
左邊名は静子
光代

1980年1月9日各大報在社会版详细报道西村光代企图剖腹自杀未遂的事。

女子中生、割腹自殺図る

いたずら電話 犯人扱いされ

女子中生、割腹、図る

【東京9日電】女子中生、割腹自殺を図る。犯人扱いされ、死んで潔白証明。...

私は潔白な少女割腹

いたずら電話犯人扱い

友に責められ

友の犯人扱いに抗議

いたずら電話私でない

残業の4人あわや

放火でビル猛燃

女子中生 腹刺し自殺図る



武蔵川の河原

八日午後四時三十分、東京市豊島区... 女子中生、割腹自殺を図る。犯人扱いされ、死んで潔白証明。...

1994年度司法考试二次考试论文试题”的答题纸。答题纸可以带回家，从答题纸上写满的草稿可以看出西村光代当时的拼搏精神。



1988年7月为
期望新的人生，和
养父浩三郎一起参
拜清荒神社。

每月的27、28日
和元旦来此参拜的人
非常多。



清荒神是灶神、
火神等，据说很灵。



どの子にも将来の展望を」

講師 大平光代 弁護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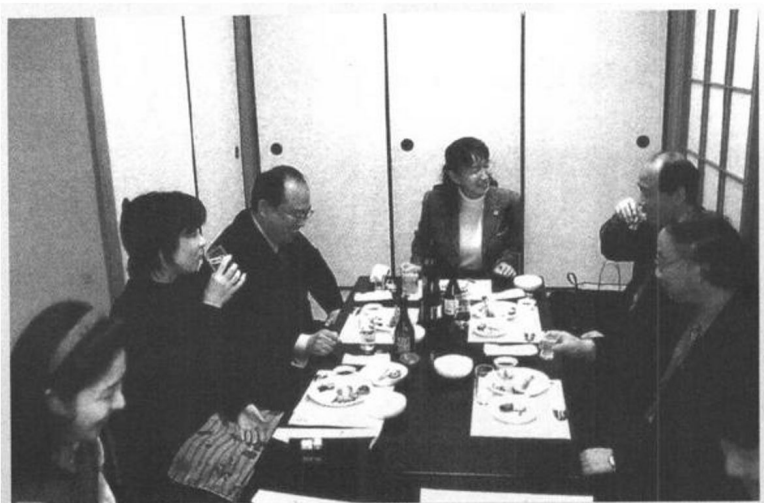
大平光代在大阪府的青少年会馆讲演。讲演邀请太多，有时不得不谢绝。

每次讲演会上，都有很多母亲为自己孩子的教育问题边提问边哭。



大平光代强烈地希望走上歧路的孩子听到自己的经历后能重新站起来，所以她并不只说漂亮话。





朋友聚会时，彼此无话不谈。



她当律师已有四年，收到孩子们的信和电话比什么都高兴。



狭窄的律师事务所里，她的办事处小得就像个兔子窝。



她的三件宝贝是，在附近奔忙用的自行车、能装很多文件的大文件包和律师证章。

强者敢于面对过去（代序）

日本读卖电视台报道局 大岛美穗

“听说有一个经历不凡的女律师。”

大概是两年前。当时我在大阪的司法记者俱乐部，听一个人在我耳边这样说，“初中毕业，自杀未遂，当暴力团头目的妻子。后来参加司法考试，考一次就合格……”

当时听了我觉得将信将疑：真有这样的女性吗？

过了几个月，我有机会和她一起吃饭。那个女性按时出现在约好的店里，她身穿深蓝色西装，身高和一米五六的我差不多，体态高雅。她化了淡妆，戴一副华贵的无边眼镜，显得很有风度。

“初次见面。”

她在桌子对面坐下，面对第一次见面的我，开始讲自己的过去。我每次饶有兴趣地问这问那时，都注意是不是伤害了她。可是她本人的表情似乎告诉我“没关系”，继续说着。

“那么，下次在法院见。”

谈了两个小时，我们在店前分手。我这样说对大平女士可能有些失礼，她笑起来就像少女一样。她敏捷地骑上自行车，穿过夜晚满是霓虹灯的街道。

给我留下印象的并不是她“不凡的经历”，倒不如说是她想消除过去和面对我时露出笑容的“现在的姿态”。

那以后，大概又和她吃过几次饭。和她第一次见面半年后，我开始拍摄关于大平女士的电视片。

大平女士的律师事务所远离大阪地方法院周围的楼群，在淀川沿岸街道工厂林立的一个角落上。凡是看到那座组装式房屋的人大概都不会想到那是律师事务所。那是在她的养父大平浩三郎经营的公司旧址修建的二层组装式房屋，房子很小，铁皮屋顶漆成了绿色，据说这是她养父喜欢的颜色。在她的事务所开业的时候，她向养父这样发誓：

“我终于重新站立起来了，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和过去的我同样境遇的人。我愿意为这样的人们尽力。”

当律师已经有三年了，大平女士在这期间与七十多个失足少年谈过话。为了同出事的少年见面，她频繁地往少年鉴别所跑。这些人的成长过程和家庭情况各式各样。在学校受欺负，幼年、少年时期受到虐待，父母的过多干涉、溺爱……围绕他们的环境到底

潜伏着什么样的问题呢？寻找这个答案也是面对自己的过去的工作。

“有一种同样的味道。”

大平女士在谈到过去的自己和他们共同点时，是用以上的话来形容的。面对被学校和家庭看作是“不可救药”的堕落孩子，她被这种“味道”所吸引，希望能找到让这些孩子洗心革面的办法。她在这个基础上再探讨究竟怎样处置这些孩子最合适，然后向家庭法院提出意见。

在我开始采访两个月后，大平女士接下了因吸香蕉水被捕的十七岁少年阿悟的案子。

这个男孩像二十年前的的大平女士一样，非常孤独。

他已经不去上学了，经常和一些流氓团伙一块儿混，做坏事。学校和家庭都不愿意理他。

十天以后，家庭法院就要开庭，宣布判决，这个少年很可能被判送进少年教养院。为了见到被少年鉴别所收容的阿悟，大平女士跑了好几趟，可是阿悟根本不肯说真心话。

不相信人。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心灵的创伤有多深。在这一点上，恐怕大平女士比这个少年本人更清楚，她说少年不对大人说真话是“因为看透了大人的心”。“我和别人不一样”，她在内心这样呼唤着，以这种真诚心态面对这个少年。无论出什

么事，绝不用谎话来搪塞，即使被骗了也不。

经过在少年鉴别所几次见面后，阿悟红着眼睛开口说话了。大平女士和他相约，尽可能努力不让他进少年教养院，给他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最终的结果即便是要让他进少年教养院，有人相信他、为他奔走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话，他应该会反省自己过去的行为，下决心‘这回一定重新开始’。那么，如果把他送进少年教养院的话，他就会想：‘谁都不相信我’，‘反正没人相信我，还不如就坏到底算了’。应该给他机会，至于他能不能珍惜这个机会，那就看他自己了……”

她问阿悟对什么工作感兴趣，并到处为他找工作。但是，愿意雇用有流氓经历的少年的单位实在不好找。经过努力，终于找到了一家愿意雇用阿悟的涂装公司，可以包住。结果，经过审判，阿悟被判免于进少年教养院。这是宽大处分，希望他能通过劳动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重新做人。

在一般的情况下，律师为少年犯罪案件奔走只到判决下达为止。可是，大平女士说“成败要看以后”，甚至可以说，“判决下达后”对于她才是真正的决战。很多少年即使决心改过自新，但是一旦没有了帮助他的人，不久就又会旧态复萌。这一点有过去的数据可做证明。

大平女士认为：“在少年还没满二十岁、不能完

全自立的时候，没法让人放心。”所以她要到少年的工作地点和少年的家里去看看少年的情况。她还经常到少年教养院去看望被收容的孩子们。少年教养院有运动会或其他什么活动的时候，她也代他们的家长跑去看。少年出少年教养院的时候，大平女士会事先为他们寻找愿意照顾到他们自立为止的家庭和工作单位，为他们开辟一条能回到社会的道路。这些活动远远超出了“律师”工作的范围。

可是……

据说，真正愿意听她的话的失足少年十个人里也未必有一个。剩下的九个人并不跟她说心里话，以后或是犯案又被逮捕，或是不见了踪影。就是操碎了心也没什么效果。这就是“少年们的真实写照”。

那个阿悟也变成了九个人中的一个。判决的几个月后，阿悟突然把头发染成黄色，又和过去的那帮流氓混到了一起，并从好不容易才争取到愿意雇用他的涂装公司的宿舍跑了。

在失去联系约两个月后，警察和大平女士取得了联系。

结果阿悟被少年教养院收容了。

大平女士坚定地说：“十个人里即使只有一个人听我的话也不要紧。”

“一个人也行啊。就算现在他不懂，可是可能有一天他会想起来‘那时候还有那么一个律师呢’，那

时他再改正错误也挺好。我也是在遇到养父之前根本不懂别人说的话。”当我听到大平女士这样说的时候，我下意识地想，大平女士可能是用对少年们讲述自己过去的方法，来鼓励他们重新开始新生活的。但是她并没有把自己的过去当作“王牌”来打。

阿悟就不知道她的过去。

“因为你就是跟他说，他也不会明白。对于犯了事的孩子们来说，他们只觉得自己的环境是问题。他会想‘你过去做过坏事什么的，和我又有什么关系。你还是为现在的我做点儿什么吧。’我要讲我的过去，是在少年自己从心里愿意重新开始进入这个社会的时候。这些少年因为是从少年教养院里出来的，也许会受到歧视，而且也没有他就一定能顺利地开始新的人生的保证，他们肯定会有困惑和苦恼。只有这个时候我才会讲出我的经历。”

也许我是在听了她这番话之后，才感到我和她的心灵真正沟通了。

在长时间的采访中，我只有一次看到大平女士流泪了，那是我请她讲讲她父亲的死的时候。

“我踢过爸爸，用这只脚。我怎么干出那样的事呢……”

这种罪恶感沉重地压在她的心上。

大平女士对我坦言：她就是当上了律师，每天也不能从悔恨过去中解脱出来。经过差不多十年断绝关